



6月17日是父亲节,本报推出怀念父亲专版。“我的怀念”征文继续进行,征集的文章将择优在每周五《聊城周读》刊登,文章体裁不限,必须原创,字数1000字以内。来文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,缅怀故人的姓名、故去年份。可将作品发送到邮箱 welllive@126.com。也可将手写稿或打印稿直接邮寄或送到本报编辑部,地址为:兴华路西路93号,齐鲁晚报《今日聊城》编辑部。邮编:252000。

父亲的教导似小溪流入心田

父亲常说,不用给我钱,也不用给我买东西,只要你们工作上进,学习进步,家庭和睦,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关心。

□刘宝民

年近九旬的父亲在2007年的冬季走了,走得安详平和。尽管父亲此前经过多次抢救,尽管我心里早有准备,但一听到父亲辞世的确切消息,一股发自肺腑的酸楚和悲痛立刻涌上心头,泪水情不自禁地落下来。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问题:这一切是真的吗?

待我们急匆匆赶到医院时,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冰棺里了。打开冰棺的一霎那,看到父亲的面容和往日一样慈祥,仿佛进入了梦乡。虽然在心里得到稍许安慰,却依然触景生情,不禁落泪。

父亲身体一向很好,平日里很少到医院看病,偶尔有个头痛脑热,吃点药就见效。但天有不测风云。

料理完父亲的后事,我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,父亲的身影一直在脑海里缠绕。父亲出身苦,13岁丧父,没有兄弟姐妹,只身一人来到城市打工谋生,还要赡养奶

奶。解放后,他参加了革命工作,积极投身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,起早贪黑,废寝忘食。那时父亲负责全市著名商业区的公私合营改造,这里各类商家云集,情况错综复杂,工作难度极大,生来不惧困难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宣传政策,耐心细致地开展调研,有的放矢地布置任务,使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。父亲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给商家留下了深刻印象,以至于时隔20余年,父亲帮助一位亲戚在该地区一家饭店定餐时,当年饭店的伙计已成为经理,看到父亲恰如老朋友重逢,对昔日父亲的工作依旧赞赏有加。

70年代初期华北地区只有一家氧气厂,设备陈旧落后,氧气供应非常紧张,有些企业因此耽搁生产,相关部门心急如焚。父亲临危授命,义无反顾地担起引进每小时生产1千立方米制氧机的重任。记得那些日子,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

是在北京、杭州等地度过的,到国家一机部等部委跑项目,去制氧机厂落实机器,在计划经济年代若争取到一套炙手可热的紧俏设备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父亲不会吸烟喝酒,更不擅长饭局应酬,但为了企业的发展破天荒地在家宴请对方,席间谈论的话题除了设备还是设备。正是因为父亲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对方,先后支援了两套机器,缓解了氧气供不应求的状况,也为父亲的职业生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父亲退休后,依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精力充沛,健步快行,很少生病,古稀之年还曾帮助企业解决过业务难题,荣立过一等功。大约从前年开始,父亲的反应慢了,背开始驼了,听力明显不如从前,说话时常打岔,步履也变得蹒跚。有时听到屋外来人敲门声,然后开内门看清来人,再回去取钥匙开门,这个动作竟用时长达数分

钟,毕竟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,岁月不饶人呀。

虽然身体大不如前,可老人坚持多年自费订阅报纸,每天必看电视新闻节目,时刻不忘关心国家大事。每天有规律地生活,清晨就起来活动身体,买菜、洗衣都自己动手,尽可能不给子女们添麻烦。每当儿女的小家遇到困难时,父亲总能挺身而出,想方设法分担困难,生怕孩子们为此耽搁工作和学习。这些都成为子女们精神上赖以寄托的动力,老人是在用一言一行教育后辈走好人生之路。

记得父亲常说,不用给钱买东西,不用费神惦记家,只要你们工作上进,学习进步,家庭和睦,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关心。这些朴实无华的话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也是激励后辈奋发进取的力量,好似山间的小溪一样潺潺流入心田,取之不尽,生生不息。

愿父亲在天国一切安好。

一阵晚风吹乱父亲坟上杂草

□彭红元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,他的坟墓就在后山,坟头正对着他生前所任教的学校,只是那所学校在他去世后,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这穷乡僻壤执教而卖给别人做了住房,已经不复昔日之功用。

去往后山的山路蜿蜒而曲折,道路两旁长满繁密茂盛的野草,给沉寂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活力,故乡的原野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。清明节就快到了,到山上来上香扫墓的人络绎不绝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烧纸钱的气味。路上碰见熟识的人,寒暄提到父亲时,都免不了一番唏嘘感叹:“彭老师真是太可惜了,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,眼看就到退休的年龄了,却……唉!”几句话又让我的心中增添无限的伤感和惆怅。

历经10年的风风雨雨,父亲坟墓上的泥土已经和脚下的大地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,坟包上,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正茁壮地生长着。

敬上酒肉饭菜,点燃香烛纸钱,我跪在父亲的坟前,默默倾诉:“父亲,我们看你来了!”忍不住,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,顺着脸庞尽情地滑落……泪水迷蒙中,我看见父亲迎着朝霞出门,披着星星回家,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个来上学的孩子,教给他们知识,我看见父亲风里来雨里去,像掘金者寻找金矿一样,去寻找每一个愿意求知的村童,教给他们知识,让他们用知识砌起人生幸福的堡垒。我看见昏暗、简陋的山村教室里,父亲站在泥土堆成的讲台上,手执教鞭,微笑着讲课,他聚精会神地教,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听。他微笑着,五寸粉笔染白了他的双鬓;三尺教鞭耗去了他充沛的精力,坎坷的讲台磨破了他的双脚,他依然微笑着,温和的微笑着;他那阳光般的微笑照亮了教室,照亮了孩子的眼睛,照亮了山村的明天……我看见领奖台上,他笑吟吟地接过奖状,回家把它压在箱底,又备课到深夜;我看见山村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,学成归来的山中骄子们用双手建造家乡美好的明天……

一阵清冷的晚风吹得坟头的杂草“哗啦啦”的乱响,吓着了几只正忙着觅食的山雀,张开翅膀惊叫着仓皇起飞,尖锐的声音掠过天际,让人感到越发的悲伤和凄凉……

啊!父亲!天色已晚,我该走了!明年再来看你!

浴血奋战的“老兵”父亲

勋章和嘉奖,浓缩了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,在生生死死中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前半生。

□侯恩

父亲于2011年离世,享年83岁。父亲驾鹤西去,留给儿女的是无尽的思念。每当听到《我的老父亲》这首歌时我都会泪流满面,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浮现眼前。

我的父亲侯成新,1929年11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固河镇前坡村一个贫苦的家庭,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了少年时代。1947年,18岁的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报名应征入伍,父亲所在的部队原属华野六纵十六师四十八团。由于父亲表现积极作战勇敢,第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,随后参加了豫东之战、解放济南战役、淮海大捷,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后,一路南下,到达福建,一边剿匪一边做海上训练,为解放台湾做准备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首批入朝参

战,抗美援朝保家卫国。直到1953年停战后回国。在许多战役中,多次立功授奖: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一等功一次,1949年在渡江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一次,1950年在福建剿匪作战中荣立三等功一次,1955年6月被授予解放奖章,1956年11月被通令嘉奖。

勋章和嘉奖,浓缩了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,在生生死死中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浴血奋战的前半生。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了父亲征战的足迹,这些足迹,同时也留在了各个时期的纪念勋章里。一块块闪亮的勋章,是父亲生前最珍贵的宝贝。它们是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心血的见证,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的见证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久的纪念,使我们更

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

晚年的父亲,患有脑萎缩症,记忆力严重下降。但是每当从电视上看到解放军渡过长江的一幕时,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峥嵘岁月中的一个片断。渡过长江后,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:部队急行军解放南京!在急行军中,父亲与战友们扔掉了背包,跑掉了鞋子,最后光着脚冲进了南京。父亲每每诉说这一刻的时候,刻满皱纹的脸上便会神采飞扬,充满了自豪,仿佛又置身于几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伟大瞬间。

从朝鲜回国后,父亲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进入部队学校学习文化和专业技术,在学校里克服了年龄大、文化基础低等一系列的困难,毕业后成为一名汽车连队的干部。

1963年父亲转业到了地方工

作,先后在税务、财政部门工作,1991年离休,享受县级待遇。有关父亲的经历,他老人家生前很少谈起,从不炫耀,更不以功自居,我也是在父亲的片言碎语中了解一二。直到父亲去世后组织部为他写生平,大家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证实,这就更增加了儿女们对父亲的敬仰和怀念,怀念他的音容笑貌,怀念他的高尚风格,怀念他淳朴的一生。

父亲在儿女们人生的路上铺满了爱和信念,那是坚强不屈的信念。在祖国经济社会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,我对父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做好本职工作,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,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,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

亲爱的父亲安息吧!